

探討我海軍陸戰隊 未來發展趨勢

Military Force on R.O.C. Navy Marine Corps Future Development

海軍陸戰隊中校 盧文豪

提 要：

- 一、後阿富汗時期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面對現代作戰環境的改變、美國國債問題的影響與外交政策的走向，迫使其面臨經費的緊縮、人員的裁減與對其固有「兩棲作戰」能力所產生的質疑。
- 二、我國海軍陸戰隊同樣面臨軍事戰略的調整、兩岸的政治環境、募兵制的影響與國軍組織的調整等挑戰。
- 三、面對挑戰同時，我國海軍陸戰隊也在中共持續的威脅、東南海的領土主權爭議、國際人道救援與災難救助、國內救災任務與推廣海洋國家理念的實踐等方面看到機會。
- 四、因為美國海軍陸戰隊現階段所面對的挑戰與我多有相似之處，本文藉美軍因應挑戰的努力為借鏡，提出我海軍陸戰隊以「量小、質精、戰力強」為目標的未來發展趨勢建議。

關鍵詞：海軍陸戰隊、兩棲作戰、「量小、質精、戰力強」

Abstract

1. U.S. Marine Corps in post Afghanistan era faces changes of modern operational environments, problems of national debt and tendency of foreign policy. As a result, forcing Marine Corps encounters budget cut, personnel reduction, and a doubt for inhering amphibious warfare capability.
2. R.O.C. Marine Corps also faces challenges on modification of military strategy, change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s, impact of all-volunteer force, and adjust of defense organization.
3. Under the persisting threats from PLA,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 global efforts on HA/DR, do-

mestic disaster reliefs,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ncept of “Maritime State,” R.O.C. Marine Corps sees opportunities as well.

4. Due to similar challenges between U.S. and R.O.C. Marine Corps, this paper expects to mirror U.S. Marine Corps’ endeavors and to propose suggestions to our Marine Corps’ future development under an effort to build a “Streamlined, Qualified and Capable” force.

Keywords: Marine Corps, Amphibious Warfare, a “Streamlined, Qualified and Capable” force.

壹、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美國海軍與陸戰隊所編組的遠征軍所具備了無可比擬的遠程兵力投射的力量，是美軍得以稱霸海洋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在後阿富汗時期面對現代作戰環境的改變、美國國債問題的影響與外交政策的走向，迫使美國海軍陸戰隊面臨經費的緊縮、人員的裁減與對其固有「兩棲作戰」能力所產生的質疑。而在如此的困境之下，美國海軍陸戰隊積極尋找其特質與優勢得以因應。

無獨有偶的，我國海軍陸戰隊同樣面臨軍事戰略指導的調整與兩岸政治狀況和緩的挑戰。此外，在政府賡續推動「募兵制」，以建立「小而精、小而強、小而巧」的專業化常備部隊，並塑造專業國軍及組建可恃後備戰力為目標¹。但在可能遭遇到國防經費短缺與招募員額不足的前提下，未來國軍作戰組織勢必作大幅度的調整，而海軍陸戰隊將受到相當的衝擊，檢視當前的任務編組與

戰術運用，海軍陸戰隊將無法具備成為一支「量小、質精、戰力強」部隊的條件，為了達到此目標，就應針對多方面實施調整。因為美國海軍陸戰隊現階段所面對的挑戰與我多有相似之處，本文先整理後阿富汗時期美國海軍陸戰隊在面對挑戰時所作的努力，並加以分析出同樣面臨挑戰的我國海軍陸戰隊與其可能存在的機會，最後以美軍為借鏡提出我海軍陸戰隊未來發展趨勢建議。

貳、後阿富汗時期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探討

一、美國海軍陸戰隊面臨的挑戰

(一) 美國外交政策趨勢

檢視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走向，歐巴馬政府對於阿富汗戰爭、北韓的挑釁行為、中東的混亂局勢與其他與國家利益相關的議題時多以尋求國際的伙伴與多方管道來解決。對於近期埃及與利比亞事件的態度也相同，藉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或者以經濟制裁的方式以得到最佳的方案²。從以上許多的例子

註1：國防部，《中華民國102年4年期國防總檢討》(臺北市：國防部，2013年3月)，頁19。

註2：William T. Hewes, “An Uncertain Future,” Marine Corps Gazette, Sep 2011, p 23.

，除了對阿富汗政府的承諾之外，外交政策都朝向以談判來取代軍事上的介入。不難發現美國面對世界上與其國家利益有關的爭端，在國債問題與國防預算的緊縮的前提之下，使用武力為最後也不得已的手段。而這樣的國家外交與軍事政策將使一向強調兩棲登陸作戰能力的美國海軍陸戰隊而言，是否仍須維持強大的登陸作戰能力將受到質疑，而在長期處於備而不用的狀況下，將顯得無用武之地。

(二) 預算的縮減

美國的國債危機對將近每年平均7,000億美元的國防預算造成相當大的衝擊，美國國防預算的緊縮計畫已規劃於2013年開始實施，計畫中將由平均每年的7,000億美元的國防預算大幅刪減至5,000億多美元³。而美國國防部所規劃在未來20年所要獲得一些非常昂貴裝備也大受影響，例如新的空中加油機、新一代的戰機、新型艦艇與替換核子彈道飛彈潛艦戰鬥群等。另外，如何維持部隊的平衡以面對未來的威脅、削減昂貴的投資計畫，以上都將成為美國國防部的重大挑戰⁴。事實上，美軍現在已經受大預算緊縮的影響，大約有700億美元的採購計畫已經被取消，而另外預計節省1,000億美元效能評估規劃也正在實行，例如對美軍聯合作戰指揮部的裁縮，也因為預算的緊縮，美軍不得

不把部隊建構的需求的基準，將從以往的「同時執行兩個主要區域危機處理」轉換為「執行一個主要區域危機處理⁵。」

在這預算的議題上，美國海軍陸戰隊將可能是最大的受害者，美國海軍陸戰隊於2012年的預算約為259億美元，大約佔海軍總預算的16%，國防總預算的4.7%。陸戰隊的這些預算約60%用於人員維持費、24%用於作戰任務與裝備維護、11%用於軍事投資而5%用於軍事建設與職務官舍⁶。依照歷史的經驗，陸戰隊將會有30%預算的裁減，大約超過70億美元的年度預算。

而陸戰隊兵力的裁撤已經開始進行，在未來5年間，陸戰隊將裁撤4個步兵營與12個飛行大隊，大約2萬名陸戰隊員以應付經費的緊縮。而屆時，陸戰隊單位將從現有的27個步兵營刪減至23個，而從70個航空大隊刪減至58個，陸戰隊從現有的202,000人的兵力預於2016年以前減至182,100人，保持一個所謂「中型具有前置部署與遠征作戰能力的部隊」。不僅僅人員受到影響，相關武器裝備的採購也大受影響，美國海軍為了達到在5年內節省350億美元的目標，必須終止海軍陸戰隊的遠征戰鬥載具(Expeditionary Fighting Vehicle;EFV)的發展計畫，這項美軍陸戰隊已經發展了近15年的兩棲登陸載具，也投注了33億美元的資金，終止計畫前

註3：David Alexander, "USMC To Cut Four Battalions, 12 Air Squadrons," Reuters- AviationWeek.com, May 15 2012, 〈<http://rpdefense.over-blog.com/article-usmc-to-cut-four-battalions-12-air-squadrons-101656581.html>〉

註4：Col Robert K. Dobson, Jr., "The Marine Corps and the Coming Fiscal Reality," Maj Gen Richard C. Schulze Memorial Essay, access May 25 2012, 〈<http://www.mca-marines.org/gazette/article/marine-corps-and-coming-fiscal-reality>〉

註5：Ibid.

註6：Col Robert K. Dobson, Jr., "The Marine Corps and the Coming Fiscal Reality," MajGen Richard C. Schulze Memorial Essay, access May 25 2012, 〈<http://www.mca-marines.org/gazette/article/marine-corps-and-coming-fiscal-reality>〉

原本規劃將花費120億美元採購573輛以替換舊型登陸戰鬥載具⁷。

(三)美國海軍陸戰隊「兩棲登陸作戰」能力的挑戰

除了對第二陸軍的爭議之外，美國前國防部長蓋茨(Robert M. Gates)也拋出了對陸戰隊另一些令人注目的議題，他說：「我們的海軍與陸戰隊需要什麼樣的新能力，而哪一些是過時的能力？我們應該要好好的思考實施大型兩棲登陸作戰的必要性與合理性，特別在現代進步的攻船飛彈系統迫使我們將船艦駛離敵人岸邊越來越遠。就基本問題來看，在21世紀，我們需要那些或多大的兩棲作戰能力以面對最可能發生的狀況⁸。」這段談話，似乎也呼應了前述因為武器系統的發展所產生的不同作戰環境，實施兩棲登陸作戰的適切性與可能性。而且在國防預算緊縮的狀況下，甚至有不同聲音認為陸戰隊與海軍所編成的遠征軍部隊是昂貴且沒有必要，更改這樣的作戰概念將可以節省下大量的經費並可轉用到別的軍事投資上，並認為美國不應危及其地面部隊在敵高度防衛地區的安全，而應該以卓越的軍事科技取而代之，如優良的情報、監偵與偵察的裝備以及精準打擊的能力。如此強大的打擊力量將可以用來取代海上兩棲作戰裝備的需求⁹。對美國海軍陸戰隊而言，這樣的觀念對其能力將

會是一項極大的挑戰。

二、美國海軍陸戰隊的特質與優勢

以美軍為首的聯軍在伊拉克與阿富汗所實施的作戰模式來看，未來戰場已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那種大型正規作戰的模式逐漸轉為「小型戰爭」的形態，而國與國可能發生的大型軍事衝突在國際與國家利益的考量下也明顯的降低。此外，「反介入與區域封鎖」(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武器系統被世界各國廣泛的發展，預期形成在不對稱戰力上的優勢。這些先決的條件下，美國海軍陸戰隊執行它固有的能力「兩棲登陸作戰」必要性因此飽受質疑，許多在華府的官員認為陸戰隊執行過時與危險的作戰概念，而且可能付出巨大的代價。雖然美軍陸戰隊受美國憲法的保障，其組織與編裝不太可能作大幅度的改變¹⁰，但現代的作戰環境對美軍陸戰隊固有兩棲作戰能力而言將是一項嚴峻的挑戰，未來或許成為美軍陸戰隊生存的危機。然而，美軍陸戰隊針對可能產生的危機積極的定位自身應有的新特質與分析出自我的優勢，也許危機將成為美軍陸戰隊轉型為更適應現代戰場與更具有戰力的一支勁旅。以下將以探討上述所提的挑戰，美軍陸戰隊所定位的新的能力特質與固有優勢。

(一)美國海軍陸戰隊需具備新的特質¹¹

1. 陸戰隊與海軍更緊密的合作：

註7： "Navy's \$35 Billion 'Efficiencies' Goal Depends on EFV Cancellation, Says Senior Official," National Defense, Jan 27, 2011, <http://www.nationaldefensemagazine.org/blog/Lists/Posts/Post.aspx?ID=295>

註8： Gates, Robert M., remarks as delivered, Navy League Sea-Air-Space Exposition, Gaylord Convention Center, National Harbor, MD, 3 May 2010, accessed at <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460>

註9： Ibid.

註10： Cornell Law School, "TITLE 10-ARMED FORCES," Connel University, http://www.law.cornell.edu/uscode/10/usc_sup_01_10.html

註11： Robert O. Work, "The future of amphibious operations," Marine Corps gazette, access May 17, 2012, <http://www.mca-marines.org/gazette/article/post-afghanistan-marine-corps>

未來的陸戰隊將要能呈現出更多海軍應有的特質，在深入伊拉克與阿富汗內小型作戰與複雜的遠征作戰中，陸戰隊員展現出無畏的勇氣，但現在作戰規模逐漸在縮小的狀況下，陸戰隊必須與海軍更加緊密合作。在陸戰隊與海軍持續緊密的合作下，將會有發展出具有創造力的組織架構與海上作戰艦及高速載具等適合未來作戰模式的載臺。

2. 以較低階的登陸部隊代替大規模的登陸形態：

針對「小型戰爭」與「小規模區域衝突」的作戰概念前美軍陸戰隊司令康威(James T. Conway)上將於2009年「強化連級功能作戰概念」(A Concept for Enhanced Company Operations)文中明確的宣示在現代戰爭中¹²，連級才應為最小的戰術單位。因此，在這樣的觀念之下，一個以「連級登陸部隊」為骨幹的「陸戰隊地空作戰特遣隊」(MAGTF)編組概念將可能成為MAGTF為小的作戰編組，以因應陸戰隊現代的作戰形態所需。

3. 陸戰隊要有能適應衝突變化的裝備：

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的反叛軍作戰中，各作戰單位被分散在廣大的戰場空間。促使更多的指管、情搜裝備與武器系統被運用在較低的作戰階層。因此，陸戰隊需要顯著的增加單位裝備密度清單，針對強化低階層部隊作戰能力，以因應未來戰場空間。

4. 未來陸戰隊將大量依賴無人系統：

陸戰隊作戰實驗室持續發展微型無人飛行系統與無人地面支援系統。未來的作戰環

境對這些裝備的大量運用將使陸戰隊更加確認這些裝備的價值，並以積極的發展。

5. 未來陸戰隊將更有效率的運用能源：

未來遠征作戰時如大量減少的能源負載，將能有效的增加部隊作戰的持久與存活率，運用替代能源如太陽能與再生能源於戰場上可以相對減少後勤再整補所需的相關花費。

6. 陸戰隊應檢視編裝配賦成為更輕、更快速的部隊：

美軍陸戰隊前司令康威(James T. Conway)上將在任內已持續推行更輕的遠征作戰部隊概念，如前所述，能源的節約使陸戰隊員可以減少裝備的鈍重並確保隊員可以在未來嚴峻作戰環境下快速的部署與增加其持久力。

7. 新的兩棲登陸作戰概念：

陸戰隊應持續保持它的兩棲突擊與聯合強行突入的作戰能力，但登陸作戰的觀念應有所改變，由直接登陸敵軍高度防禦的海岸線如硫磺島(Iwo Jima)到敵人防禦脆弱甚至因地形而未加以防禦的區域。這樣的觀念並不是逃避挑戰，而是適應新的威脅與面對現實，並完全與陸戰隊準則「機動作戰」(Maneuver Operation)中所強調，應用情報資源、欺敵與機動力以迫敵暴露它的作戰間隙，而不是直接與敵正面接戰的理念相互吻合。因此，陸戰隊應要能夠登陸於敵人意想不到的地區以為聯合作戰部隊創造更多機會與更有利的態勢。

(二)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優勢¹³

註12：James T. Conway, "A Concept for Enhanced Company Operations," Marine Corps Gazette, DEC 2008, p.57.

註13：LtCol F.G. Hoffman, "21st Century Amphibious Capability," Marine Corps Gazette, accessed May 15 2012, < <http://www.mca-marines.org/gazette/article/21st-century-amphibious-capability> >

1. 可畏的威懾力量：

陸戰隊具有在所望的時間與地點以對可能的敵軍形成可畏的威懾力量實施強大的聯合突入作戰的能力。因為它直接威脅到對手政權的生存，這種威懾力量比起長距離火力的衝擊將更大與更持久。

2. 抵消敵人反介入的戰略：

在某些層面，陸戰隊聯合突入的作戰能力可以避免直接面對敵人防禦系統，分割甚至超越敵軍，然從各國反介入的戰略與能力漸漸的提升狀況下，陸戰隊更應強化這種傳統上的優勢。如果以忽略的態度，甚至不設法去克服敵人的反介入戰略與科技，那未來的登陸作戰將可能會成為「21世紀的奧馬哈海灘(Omaha beaches)¹⁴」。

3. 迫敵執行高花費的軍事戰略：

在戰略階層，強行突入的能力是一種迫使敵人花費更多的軍費來防衛的戰略。投資兵力投射與海上優勢戰力將使敵人花更多的經費在建立監偵與防衛系統上以對抗全面性的軍事行動。相反的，如果缺乏有能力與決定性的強行突入作戰能力，未來的侵略者將可能投注軍費在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與防空飛彈等更明確的範疇，而且讓敵人容易擬定作戰計畫。

4. 確保進入管道暢通：

簡單而言，強行突入的作戰能力能確保進入管道的暢通。美軍也許得到其他國家提供自由航行空域的權利與機場，也可以經由談判手段取得臨時作戰基地，但最終美軍不

能僅是單純期待第三國的協助，尤其依靠某些不與美國在同一陣線的國家，進出的管道將會受到影響，伊拉克與阿富汗的戰爭可以視為明顯的例子。

5. 保持作戰獨立性：

當聯合作戰部隊維持在國際海域，以海上為基地的強行突入能力保持了其作戰獨立性，並將聯合作戰部隊的機動自由發揮到最大與對第三國的空域、機場與港口的需求降低至最小。

6. 創造最初有利狀況：

部隊的快速作戰能力與決定性的作戰行動使得聯合作戰部隊指揮官能掌握先機並對適時調整策略以面對衝突狀況。運用各部隊相互的網路連絡能使聯合作戰部隊快速轉移到快節奏的作戰，並消滅敵致命性的武器系統與搶佔有利的優勢。

7. 創造對敵奇襲作戰：

這項能力可視海洋為廣闊的機動空間，可使指揮官保持戰術與戰鬥層級的奇襲作戰能力。敵人也許能夠偵察到海軍特遣隊已離港，但由於特遣隊可以於數百哩外對敵廣大的突入點實施奇襲，即使在商用衛星科技發達的今日，這項優勢仍可以達到奇襲的效果。

8. 擴張對敵作戰空間：

藉由運用更大的戰場空間，陸戰隊可以更有效的對抗敵偵蒐與火力系統。以作戰而言，這代表如果敵要獲得相關情報，必須擁有更大、更昂貴與更長距離的目標獲得系統。這將加注敵更多的軍費與實行上的困難。

註14：奧馬哈海灘(Omaha Beaches)是1944年6月6日，第二次世界大戰諾曼第戰役中盟軍4個主要登陸地點之一的代號名稱，盟軍於此日在諾曼第地區著陸，試圖深入歐洲內陸以解放被納粹德國與魁儡政府維琪法國所統治的民眾。

9. 削弱敵防禦能力：

兩棲強行突入作戰在傳統上能使敵人受迫於登陸作戰而拉長他的防禦陣線，這可以減弱敵人作戰效能與遲滯敵人並減緩其反應時間。

10. 使敵陷入作戰困境：

強行突入作戰將使敵在部隊機動與火力支援對登陸部隊應接不暇。這樣可使敵的指揮官與他的部隊陷入困境。敵軍可能為應付深入的突入行動而暴露自己在我方的火力之下，假如他們轉移陣地，最終將逐漸被分離至消滅。

參、同樣面對挑戰的我國海軍陸戰隊

毫無疑問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長久以來被視為全球最有戰力的部隊之一，然而在探討其於後阿富汗時期的價值與定位時，其固有的作戰能力在現代作戰環境的變遷下，也不免受到成為「第二陸軍」的質疑，在各方面面臨相當的挑戰。同樣的，民國50年代，為了配合政府反攻大陸，我國海軍陸戰隊打先鋒之建軍政策，曾經擴編為2個師的編制¹⁵，但也在種種外在環境變化下而面對類似的挑戰，以下就以軍事戰略的調整、兩岸的政

治環境與募兵制的影響三個方向對我國海軍陸戰隊所面對的挑戰加以討論。

一、軍事戰略指導的調整

我國軍事戰略係隨著國家情勢及國際環境的改變而適時調整，從剛播遷來臺時的「攻勢作戰」，到「攻守一體」，及現行的「防衛固守、有效嚇阻」時期¹⁶，後隨著軍事戰略的調整，並綜合考量國家資源、軍事需求及人民的期待，國防組織及兵力結構亦隨之調整。也正因為軍事戰略指導由「攻勢」轉為「守勢」，海軍陸戰隊這支給人家感覺深具「攻勢作為」的兵種，其角色及定位也一再的掀起爭論，尤其在國防預算有限及整體國情考量下，兩棲部隊的存在常被認定是一種國防資源的不當投資，並對其他軍種預算產生排擠效應¹⁷。

二、日趨和緩的兩岸政治環境

自馬英九總統上任後，兩岸關係恢復交流與互動¹⁸，朝向和緩的趨勢發展。尤其在開放「大三通」後，大陸觀光客（簡稱陸客）來臺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會）於2010年6月29日在中國大陸四川重慶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簡稱

註15：孫建中主編，《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發展史》（臺北市，史政編譯室，2010年1月），頁350。

註16：國防部「國防報告」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95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2006年8月），頁92-93。

註17：翟文中、梅復興，〈中華民國何以需要一支海軍陸戰隊〉，《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1卷，第4期（2007年8月），頁82-93。

註18：八次的「江陳會」陸續簽訂十六項協議、一項共識：2008年6月在北京，簽訂大陸居民赴臺旅遊與海峽兩岸包機兩項協議，同年11月在臺北，簽訂兩岸空運、海運、郵政、食品安全協議；2009年4月在南京，簽訂金融合作、空運補充、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三項協議，並就大陸資本赴臺投資達成共識，同年12月在臺中，簽訂漁業勞務合作、農產品檢疫檢驗、標準檢驗及認證等三項協議；2010年6月在重慶，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及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二項協議，同年12月在臺北，簽訂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2011年10月在天津，簽訂兩岸核電安全合作協議；2012年8月在臺北，簽訂兩岸投資保障協議和兩岸海關合作協議。引自《行政院大陸委員會》，〈<http://www.mac.gov.tw/welcome03/welcome03.htm>〉，檢索日期：2012/9/10。

ECFA)的協議¹⁹，甚至2011年6月底開放「試點試行」的陸客自由行，帶動了兩岸的緊密互動²⁰。政府以與中國大陸方面日益加溫的政經交流，主要目的之一不外乎在降低敵對狀況，避免發生衝突。在如此的氛圍下，雖然政府仍不時以相關共軍動向，如大陸東南沿岸部署對我的導彈，以提醒大眾中共仍然未放棄犯我之企圖，但不可否認的，臺灣民眾認同兩岸發生戰爭的可能性越來越低²¹，而龐大兵力的國軍，尤其是扮演攻勢部隊的海軍陸戰隊的存在價值同樣引起多方的討論。

三、募兵制帶來的影響

因應國家人口少子女化，高科技武器裝備日益精密，且因役期縮短，造成人員異動頻繁、演訓成果及戰力不易維持及武器整體效能無法有效發揮，政府考量戰略環境變遷、作戰形態改變及國家發展需要²²，我國預於2015年開始推動募兵制，政府轉型募兵制，以建立專業常備部隊招募長役期、意願強、經驗熟的優質人才從軍。雖然少子化為政府推動募兵制的考量之一，但在相關軍人待遇無法提升的狀況下，同時也可能是未來兵源不足的主因。我國生育率在2009年達到1.03，已經是全球倒數第二，2010年更驟降到0.895，落到全球最低²³。在有限的人力資

源限制下，而將來可以預見政府、軍方與民間相互爭材的窘境。

從近期各軍種募兵成效數字，更顯示實施召募所造成的落差，國軍的戰鬥部隊乏人問津，但輕鬆的非戰鬥部隊卻召募爆滿。民國101年1至6梯陸軍戰鬥部隊志願士兵獲得情形目標數3,124人，僅募得1,452人，獲得比例46.48%。同梯次海軍陸戰隊志願士兵召募，需求人數784人，只募到304人，達成率是38.77%。同梯次陸軍非戰鬥部隊志願士兵，目標數是599人，卻募到828人，獲得比例高達138.23%²⁴。因此，建軍超過一甲子的海軍陸戰隊，雖然一向以訓練嚴明與戰力堅強著名，但卻也可能是造成青年裹足不前的主因。

肆、危機與轉機－我國海軍陸戰隊的機遇

因為現代環境的變遷而迫使我們面對挑戰同時，我國海軍陸戰隊在此也看到了機會，並可能成為未來海軍陸戰隊發展與轉型可以參考的方向，以下分別針對中共持續的威脅、東南海的領土主權爭議、人道救援與災難救助與推廣海洋國家理念的實踐等方面加以敘述。

註19：靖心慈，〈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之服務貿易早期收穫和後續可能發展研析〉，《WTO電子報》，第235期，2010年10月2日，頁2-5。〈中華經貿研究院(臺灣WTO中心)〉〈<http://www.wtocommerce.org.tw/SmartKMS/fileviewer?id=112959>〉。

註20：郭添漢，〈兩岸軍事互信機制之建構：以「熱線」為例〉(桃園：國防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頁3。

註21：〈民調/兩岸戰爭可能性低〉，《聯合報》，2010年9月11日，〈<http://www.haixiainfo.com.tw/118072.html>〉

註22：蔡和穎，〈國防部：募兵制建立專業部隊〉，《中央社》，102年3月4日，〈<http://news.msn.com.tw/news3052929.aspx>〉

註23：〈虎年生育率跌破1 臺灣創全球最低〉，《東森新聞》，2011年8月15日，〈<http://tw.news.yahoo.com/%E8%99%8E%E5%B9%B4%E7%94%9F%E8%82%B2%E7%8E%87%E8%B7%8C%E7%A0%B41-%E5%8F%B0%E7%81%A3%E5%89%B5%E5%85%A8%E7%90%83%E6%9C%80%E4%BD%8E-044145969.html>〉

註24：洪哲政，〈明年底全募兵？高華柱盼有配套〉，《聯合晚報》，2012年2月28日，〈<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1/7626598.shtml>〉

一、中共持續的威脅

中共近年國防與軍隊現代化建設及軍力之提升，相對增加我國防安全威脅，並衝擊區域軍事平衡，實為區域及對我之安全隱憂。現階段在共軍仍未放棄武力犯臺前提下，兩岸軍事衝突危機仍存，且其在東南沿海對臺部署達千餘枚之飛彈，及建置綿密防空與岸置攻船飛彈陣地，持續換裝具遠距精準攻擊之戰機及具匿蹤能力之飛彈快艇，並計畫性派遣艦船於西太平洋從事長航訓練，逐步強化聯合打擊火力效能及兵力投射等能力，俾以軍事力量做為謀臺有力後盾²⁵。

我國擁有數個重要的外、離島，在現今國家「防衛固守、有效嚇阻」之積極防禦戰略構想下，無論執行外島增援、規復作戰，或遂行本島跨作戰區逆登陸作戰，都必須保有一支相當規模的海軍陸戰隊來遂行上述任務；由於兩棲部隊的靈活與機動性，甚至能直接向對岸投射兵力，擾亂、破壞敵登陸編組與企圖，形成對中共的潛在威脅，迫使其必須將此一戰力納入軍事戰略的全般考量中，並審慎評估而不敢輕舉妄動。因此，在中共積極建設兩棲登陸兵力及持續實施模擬攻臺之登島戰役演習的同時，建立一支能夠迅速摧毀敵登陸企圖或行動的三棲兵力，形成對中共的潛在威脅，是我臺澎防衛作戰中重

要的嚇阻利器²⁶。

二、東、南海的領土主權爭議

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宣布將釣魚臺「收歸國有」。此舉引起中國大陸與中華民國的強烈反彈，中共前國家主席胡錦濤親自向日相野田佳彥表明「將釣魚臺國有化是非法行為」，馬英九總統也表明「日本竊佔我國國土釣魚臺」²⁷，隨之而來我國保釣團體所採取的保釣運動宣示主權，並多次與日方發生衝突；而中共亦多次派遣海監船與戰機前往釣魚臺與日方對峙，以往各方對釣魚臺議題存在的默契澈底被破壞，使得這個爭議趨向白熱化。

除此之外，南海領土的爭議也未平歇，在美國宣布重返亞太的政策宣示後，在政治上傾向美國的南海各聲索國各項動作更趨明顯，如菲律賓挑起與中共的黃岩島爭議，而在我國方面，2012年3月份越南武裝巡邏艇兩度對我國太平島駐軍挑釁，根據報導越南騷擾太平島次數一年比一年還多²⁸，而且越南在鄰近太平島僅20公里的鴻庥島駐有重兵，島上配有射程可達16至20餘公里遠的增程火炮，射程足可涵蓋太平島²⁹，以上越南種種的措施都愈來愈凸顯其意圖。

以當前東南海情勢分析，未來相關的領土爭議只會愈加激烈，而許多無法預期的事

註25：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壹百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市：國防部，民國100年7月），頁68-69。

註26：林政輝，〈臺澎防衛作戰中海軍陸戰隊角色與建軍方向之研究〉，《陸戰隊論文選輯》，2013年5月1日，頁143。

註27：陳世昌，〈日內閣會議 下午宣布釣魚臺國有化〉，《聯合晚報》，2012年9月10日，〈<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3/7352920.shtml>〉

註28：呂炯昌，〈維護太平島安全 立委：海軍陸戰隊應重回太平島〉，《Nownews》，2012年5月2日，〈<http://tw.news.yahoo.com/-064445488.html>〉

註29：羅添斌、施曉光，〈越南鴻庥島駐重兵 威脅太平島〉，《自由時報》，〈<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sep/5/today-fo2.html>〉

件也將無法避免，我國立法院外交與國防委員會上，曾有多位立法委員支持陸戰隊重新駐守太平島³⁰。然而，我國對領土爭議一向都採取減少爭議態度處理，從前總統李登輝先生執政時期為釋出善意，避免南海紛爭擴大，選擇將陸戰隊撤離太平島，改由海巡署駐守；總統馬英九先生針對釣魚臺主權爭議，也提出相關各方應自我克制，不升高對立行動；擱置爭議，不放棄對話溝通；遵守國際法，以和平方式處理爭端；尋求共識，研定東海行為準則；建立機制，合作開發東海資源等五點「東海和平倡議」³¹。的確，在現有的國際政治環境下，我國也不應輕易的以軍事的手段處理南海領土主權的爭議，但是並不代表我們可以不加以準備，固如海軍陸戰隊一支具有「宜海」、「宜陸」兩棲作戰能力的部隊，具有對垂涎我國南海領土的國家產生警惕作用，必要時能隨時反應區域內發生的小規模的衝突，將是我國最佳的選項。

三、人道救援與災難救助

現今國際上，可以見到世界各強權越來越強調人道救援與災難救助(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Disaster Relief ;HA/DR)，藉由對於陷於天災人禍困境中的國家伸出援手、以贏取當地政府及民心的支持與國際上的認同。針對這個議題，多國海上聯合軍

演與實際救援行動持續在全球各地實施。我國在2013年所出版的《四年期國防總檢討》中，亦把參與國際人道救援列為國軍未來整備目標之一³²。然我國囿於政治環境的限制，全然被摒除在外。我國處於重要的地理位置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在這個議題上不應該被忽略，應積極找尋我國在人道救援與災難救助的議題上所具有的優勢，而這些優勢將對國際社會有所貢獻，未來或許可以成為突破外交困境的基石，加入多國聯合人道救援與災難救助任務，避免被邊緣化。

2010年的海地大地震，我國C-130運輸機飛越大西洋對海地實施救援物資的運補³³，突破長久以來在國際舞臺為中共封鎖的困境。這個例子告訴我們，未來我國仍存在許多類似的機會，參與國際事務也絕非不可能。所以搭配海軍艦隊及陸戰隊之海上機動應變兵力將是我們在海上人道救援與災難救助的優勢，不僅其酬載能力更多，救災行動之成效亦能更加優異，更可彰顯我國在國際人道救援的貢獻。此外，基於海軍陸戰隊之機動力，使其在必要時得以離開本土，支援盟邦。另外在特定環境下，亦能有效支援盟邦戰鬥或撤僑等輔助任務；如此，在推動區域軍事交流，在非傳統安全合作機制上，更能與國際接軌，善盡國際責任³⁴。

同樣的，近年來氣候的變遷也造成國內

註30：同註28。

註31：陳慧萍、李宇欣、李欣芳，〈釣魚臺爭議馬提東海和平倡議〉，《自由時報》，2012年8月6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aug/6/today-fo6.htm>〉

註32：國防部，《中華民國102年4年期國防總檢討》，頁45。

註33：楊雨青，〈援海地臺灣站上國際舞臺 總統：C-130直航創紀錄〉，《中央廣播電臺》，2010年2月5日，〈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231897〉

註34：吳惠權、戴政龍，〈我國海軍陸戰隊「立即出動作戰」理念之應用與展望〉，《陸戰隊論文選輯》，2013年5月1日，頁192。

災害頻傳，國軍遵奉總統馬英九先生「將救災納為國軍中心任務之一」之指導，著力「超前部署、預置兵力、隨時救災」之原則，戮力完成救災應變機制調整、地方應變聯絡編組、救災兵力預置等整備工作，並落實平戰合一的理念，強化各項防災的演練³⁵。2010年8月4日修正公布「災害防救法」第34條規定，增訂國軍部隊主動協助災害防救、得運用應召之後備軍人協助災害防救，並會同內政部完成「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國防部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規定」、「國軍戰備規定及突發狀況處置規定」等法規之增修訂作業，將災害防救納為國軍中心任務之一³⁶。

我國海軍陸戰隊由於擁有不同於其他軍種的特有裝備，如在多次水患中適時運用AAV-P7兩棲突擊車，以及官兵充分展現「不怕苦、不怕難、不怕死」的精神，在「莫拉克」、「凡那比」、「梅姬」風災等救災任務，陸戰隊均秉持「不待命令、全力投入」的原則，主動投入救災工作，發揮國軍愛民精神，於颱風侵襲前，陸戰隊前推預置兵力及機具於各風險區，完成救災裝備檢整，隨時依各地區災情狀況加入救災行列，陸戰隊弟兄的身影，就是民眾最信賴、也是最優良的品牌形象³⁷。

同樣的，2013年強颱「海燕」重創菲律賓，我國基於「人飢己飢、人溺己溺」人道關懷也派遣軍機C130運輸機、海軍軍艦(含

陸戰隊)受命的慈航任務，前往馳援，落實達成國際人道救援任務。

四、推廣海洋國家理念的實踐

我國政府以多項的政策宣示，積極欲將以往所謂的「海島國家」改變為「海洋國家」，於2001年首次公布《海洋白皮書》，宣示我國為「海洋國家」、以海洋來立國；另為落實「海洋之保護與保全」，2004年發布《國家海洋政策綱領》做為我國整體國家海洋政策指導方針，以引導我國邁向生態、安全、繁榮的海洋國家境界；此外，為貫徹綱領精神及目標策略，於2006年公布《海洋政策白皮書》，更以整體海洋臺灣為思考基模，透過各項政策之規劃，全面推動海洋發展³⁸。

我國地處太平洋第一島鏈關鍵位置，如能在反毒、反恐、反海盜、反軍火走私與人道救援及災難救助等非傳統安全方面有所作為，以實際行動，展現我國防實力，則不僅增加與鄰國區域合作機會，同時以具體行動維護國家安全及宣示主權；而如要落實海洋國家理念就無法忽略海權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美國海軍戰略學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在其著作《海權對歷史的影響》所列舉一套「海權要素」，提出位置、自然形態(包括天然資源和氣候)、人民和政府，為影響國家海權的主要條件³⁹，其中政府是否願意支持前進的海軍政策攸關國家海權的發展；此外，英國戰略家柯白(Sir Julian Staff Corbett)對海洋戰略所提出的觀點：

註35：彭大年編，《風雨見真情：國軍八八水災救災實錄》(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0年)。

註36：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100年國防報告書》，前掲書，頁177。

註37：同註35。

註38：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2007年6月1日，頁2。

註39：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臺北：麥田出版社，1995年12月1日)，頁398-399。

「海洋戰略是大陸戰略的延伸…；單獨的海軍行動幾乎無法決定戰爭的勝負，若無外力協助，海軍對敵人的施壓僅能以消耗方式進行，其產生的效果通常緩不濟急，…若想定出勝負必須對敵施以迅速而猛烈的壓力。也就是說，最後的勝敗仍取決於陸戰的成功⁴⁰。」

由以上可知，我國欲往成為海洋國家的政策方向前進，就不能忽視海權的重要性，而我國海軍陸戰隊的機動、彈性及具海軍屬性之編組，可謂之海權的延伸，依特性與編組正適合執行防制跨國安全威脅任務，因應亞太地區國家關心之安全議題之非戰爭性軍事任務，而海軍陸戰隊與艦隊編組之兩棲快速反應部隊，正可對領海實施有效管控，並與鄰國建構情資交換及通報機制，形成區域合作基礎⁴¹。

伍、以美軍為借鏡—以「量小、質精、戰力強」為目標的發展趨勢

如仔細檢視後阿富汗時期美國海軍陸戰隊，因作戰環境的變化而面臨對其傳統的兩棲作戰能力產生的質疑及所謂「第二陸軍」的爭議，積極的找尋可以適應現今作戰環境的固有優勢與未來應具備的特質。總結而言，在固有的優勢方面，美國海軍陸戰隊強大聯合突入作戰能力所對敵人產生可畏的威懾力量，將使敵人不得不花費高額的軍事預算去防範一支可能在任何時候與地點從海上突

入的部隊，進而形成敵防禦上的劣勢；而探討未來應具備的特質，不外乎應存有以較低階的登陸部隊代替大規模的登陸形態的兩棲作戰新觀念，並藉由新裝備的獲得與編組的改良，使得美國海軍陸戰隊成為更輕、更快速的部隊。

研究至此，我們不難發現現代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朝向減少鈍重，以更小、更輕與更快的反應來面對小規模的區域衝突。同樣的，我國海軍陸戰隊在政府全面推動募兵的政策指導下，必然走向「量小、質精、戰力強」的最終目標。在如此的前提之下，在參考美國海軍陸戰隊對於自我定位所作的努力，提出以下可為我思考的海軍陸戰隊發展方向。

一、傳統兩棲登陸作戰概念的革新

如電影「搶救雷恩大兵」史詩般的強行登陸場景在現代的作戰形態幾乎不可能再重現，但雖如此，美國海軍陸戰隊仍舊強調它的兩棲突擊與聯合強行突入的作戰能力，但不再是在敵有所防備的地區登陸，取而代之是多點與多重方向及未預期的登陸地點，達到攻其不備，拉長敵防禦線與分散其防禦能力的目的。我國海軍陸戰隊在未來越來越精簡的狀況下，對於傳統兩棲登陸作戰的概念就不得不加以改變，現行的登陸作戰的操演，仍承襲過往兩棲準則與想定，以冗長複雜的計畫作為程序與遲緩的裝載作業，最終依照舟波整齊與壯觀的在灘岸上登陸，如此的實施方式雖然達到震撼的效果，然而在現代岸置防禦武器快速發展的今日，似乎與現今

註40：Julian S. Corbett,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 (Annapolis, Maryland: U.S. Naval Institute, 1988), pp.15-16.

註41：吳惠權、戴政龍，〈我國海軍陸戰隊「立即出動作戰」理念之應用與展望〉，頁190。

的作戰環境有所脫節。再者，國軍多數觀念仍然以藍色海灘視為敵人無法登陸相對安全地區，但如果中共持續發展如美軍的兵力投射能力，這樣的觀念應有所革新。

二、維護我海上領土主權的快速反應部隊

未來我國海軍陸戰隊在單位與人員逐漸減少的狀況下，應發展其海上預置及機動作戰能力，並運用具有「宜海」、「宜陸」的特性，快速投入兵力以因應未來在海上領土主權爭議上可能發生的衝突。舉例而言，近期東、南海情勢多變化，當緊急狀況發生時陸軍部隊因種種限制並無法即時反應及支援，此時須要立即出動具有兩棲作戰能力的海軍陸戰隊執行島嶼的應援或規復作戰。因此，能有一支準備充足，隨時可支援作戰的兩棲登陸部隊，並經常性針對地區的「熱點」與可能發生的狀況作為想定實施演訓，以精進反應時間與展現維護我國海上領土主權的決心，如此，除了宣示我主權，並可以對於覬覦我領土者給予警惕，不使其輕舉妄動，進而達到區域和平與穩定。

三、以兩棲作戰為核心的任務編組

海軍陸戰隊與陸軍最大的差異在於具有「宜海」、「宜陸」的兩棲作戰能力，為眾所皆知的事實。因此，美國海軍陸戰隊在這方面賡續的強調其來自海上的兵力投射能力，極力與陸軍區隔。然而我國海軍陸戰隊卻被賦予作戰區打擊部隊、作戰分區守備、重點河川防禦等陸軍部隊即可擔任之任務，嚴

重壓縮海軍陸戰隊專責之兩棲快速反應作戰及特種作戰之訓練時程，亦將使海軍陸戰隊逐步陸軍化而喪失其專有之兩棲作戰技能，降低其存在的價值。尤其在戰時，海上快反及地區守備任務終究無法兼顧⁴²。在未來講求「小、精、強」的要求下，海軍陸戰隊勢必無法同時執行多重任務，其指揮階層應屬獨立之編組形態，其任務以擔任國防部參謀本部戰略預備隊為主，賦予以維護我海上領土主權為主的使命，並隨時待命投入地面作戰，至於其他從屬性之任務可檢討其時宜性，或改由其他方式取代⁴³。我們應建立惟有以兩棲作戰為核心的陸戰隊編組，俾能發揮最大戰力的正確觀念。

四、加強參與非作戰軍事行動的準備

具備有兵力投射能力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執行如撤僑、反海盜與國際人道救援任務等非作戰軍事行動時每每看見其身影，甚至多過於兩棲作戰性質的軍事行動。在未來海上各種複合災害的威脅之下，各國積極的尋求多國合作的空間，並以多國海上聯合操演加強其應對能力，地理上位於第一島鏈中心位置的我們將無法置身事外，運用搭配海軍艦隊及陸戰隊之海上機動應變兵力，加上對於國內災難救援方面展現出令國人稱讚的表現，在這議題具有極重要的價值。雖然我國受限於國際政治的現實狀況，短期內並無法參與多國海上聯合任務，但是這並不代表全然的喪失機會，筆者認為如能於平時做好相關訓練與準備，向國際社會展現這方面的

註42：林政輝，〈臺澎防衛作戰中海軍陸戰隊角色與建軍方向之研究〉，《陸戰隊論文選輯》，2013年5月1日，頁146。

註43：褚漢生，〈從兵役制度變革探討陸戰隊兵力結構〉，《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3卷，第6期，2009年12月1日，頁14-15。

能力。未來在於國際人道救援與災難救助的考量下，或許有突破政治困境的一日，海軍陸戰隊在此將扮演避免我國在參與國際事務遭到邊緣化的重要角色。

陸、結語

1958年我陸戰隊官兵不畏艱難與危險，執行八二三砲戰中的「鴻運作戰」計畫，奠定了我國海軍陸戰隊勇猛慍悍的隊風⁴⁴，但是因為外在因素的變化，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海軍陸戰隊未來的走向。而不論是美國海軍陸戰隊所尋求的特質與優勢或是我國海軍陸戰隊所思考的未來發展趨勢，筆者認為均離不開一個簡單的問題：「海軍陸戰隊與陸軍到底有何不同？」如果還是將我國海軍陸戰隊具有「宜海」、「宜陸」的兩棲作戰能力解釋為「可以執行海上兵力投射能力並同時

負擔如陸軍般的陸上作戰」等多重任務，在未來兵力結構必然調整的狀況下，將愈顯得力不從心，而海軍陸戰隊的價值與定位只會更加模糊。

最後，現在的我國海軍陸戰隊雖然承受極大的挑戰，但同時也浮現出許多的機會，海軍陸戰隊唯有將其核心價值「兩棲作戰能力」發揮到極致，依其規劃任務與編組，方能把握現有的機會，使得「下一代的海軍陸戰隊」能以永續發展，達成精實戰力的目標。

作者簡介：

盧文豪中校，陸軍官校84年班、情報研究班95年班、美聯合作戰參謀軍官班2006年班、美海軍陸戰隊指參學院2009年班、美海軍陸戰隊大學軍事研究碩士，現服務於國防大學海軍指揮參謀學院。

註44：林天量編，《建國百年陸戰映像》（高雄市：海軍陸戰隊指揮部，2011年），頁80-82。

老軍艦的故事

南陽軍艦（一） DD-17



役期間多次參加中美聯合演習，成效優異，民國62年因裝備老舊，不符海戰需求奉令除役。（取材自老軍艦的故事）

我國海軍的第1艘南陽軍艦原為美國Gleaves級驅逐艦，編號DD-431，1959年移交我國海軍，命名南陽軍艦，編號DD-17，隸屬驅逐艦隊第十一戰隊，該艦在民國48年接收時，配備美軍MK-33型音響追蹤魚雷，為我國接收之第一種新式反潛武器，民國54年曾於南澎列島海域參與「八六海戰」章江、劍門兩艦落海官兵搜救任務。

民國58年該艦由鄒堅少將率領經菲律賓至澳洲墨爾本，代表我國參加「澳洲政府擴大慶祝柯克船長發現澳洲東岸兩百周年」慶典，總計航程超過12000海哩，為我國海軍單艦航行最遠者，該艦服